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从现金交易到扫码支付

♣马 静

周末去超市购物结账时，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支付。前面的一位老大爷则从贴身衬衣兜里摸出一方手帕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拈出几张钞票来，然而重又细致地将手帕叠好，揣进衣兜。这一幕场景不禁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付款方式来……

我是一个80后，小时候由爷爷奶奶带大。爷爷在生资公司上班，每逢月初总会把300多元的工资如数交到奶奶手里。

奶奶拿到钱会把大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老旧的笔记本里，然后将笔记本和粮本等贵重物品拿块布整整齐齐地包好，压在箱子最底层，再把箱子锁上。

至于零钱呢，细心的奶奶就在自己的衣服里层缝个暗兜，把零钱用手帕整齐地包好。每逢上街赶集买东西，奶奶小心翼翼地展开手帕，数出钱来，复又细致地将手帕叠好放回贴身衣兜……

到了读高中，我每月才能回一趟家，家里每月给我200元生活费。记得那时我怀揣200元大钞，就像拿着一个烫手的炸弹，生怕一个大意就被坏人偷了去。每次临行前奶奶都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路上务必小心，还给我的贴身衣服里缝了口袋。我把钱贴身装着，感受到它的温度，可即便是这样，内心还是紧张得像揣着个兔子！

后来我读大学，家人开始用银行卡为我打钱。我路上只带少量现金以备不时之需。刚一到学校，爸妈便将学费、生活费打入我的卡里，可谓省去了不少烦恼，安全系数也提升了很多！

这几年，扫码支付突然流行起来。起初我对这种新鲜事物并不感兴趣，直到有一次乘坐出租车，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身上没带零钱，给司机一张百元大钞他却找不开。正当我愁眉不展之际，司机提醒我可以用微信扫码支付，正好微信里有零钱，这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
这次经历使我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方便和快捷。尝到甜头的我，从此以后就跟传统支付方式告了别。这时才发现，身边的超市、商店，买菜、买早点……都可以扫码支付，省去了找钱的环节，实在是方便至极！

支付方式的变化，从一个侧面表明：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，社会经济发展了。从现钱交易到扫码支付，看似不起眼，实则是整个社会巨大变迁的一个缩影，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伟大祖国跨越式发展的见证！从这一社会细节的变化上，我们听到了祖国前进的跫音！

书人书话

“狐性”的阐释

♣何 弘

八月天成为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后，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多了起来，我们的接触也自然多了一些。八月天是我很欣赏的那种人。他为人特别低调、办事认真而不迂腐，换句话说，特别靠谱。这些年，张扬的人多，不靠谱的更多，像八月天这样的人，殊为难得。应该说，以八月天的处世态度和行事方式，干什么都会有所成就。可他偏偏对文学非常热爱，有着一份难得的执着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执着不是一根筋的执拗，而是默默地探索、思考，不断从生活中发现，不断把自己的发现转化为文学，并不断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。

《中原狐》是八月天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也是他最为用心的一部作品。从作品内容可以看出，尽管具体的事件可能有虚构成分，但作品总体上说是有作者的影子在里边的，我觉得作品几乎调动了作者全部的人生经验。在这样的写作中，故事可能会借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，但就主人公人生经历的走向、对人生的体验与把握来说，则必然来自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对此所进行的深入思考。如此一来，作品就有了非常可贵的品格，那就是接地气，有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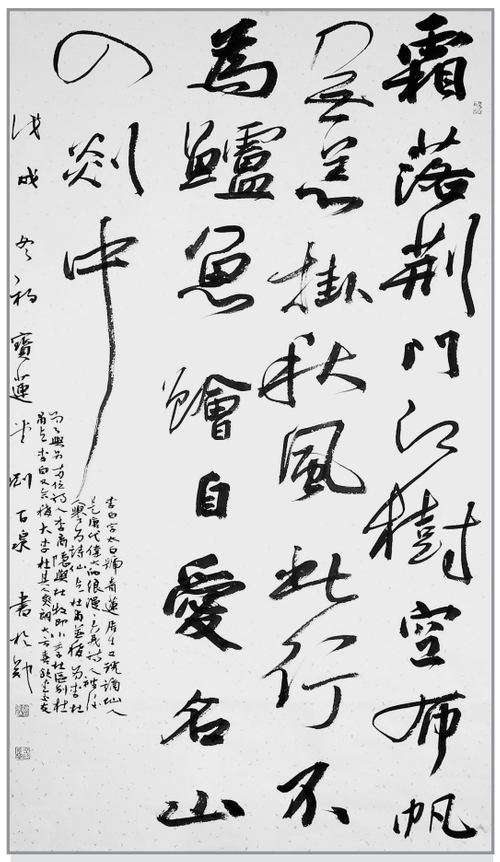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原狐》描写的是贫寒的农家子弟宋书恩努力跳出农门的故事，书写的是底层人物的隐忍与挣扎、抗争与奋斗，以及爱与背叛、人性的扭曲与觉醒、生命的沉沦与觉悟。就题材本身讲，《中原狐》说不上多么新鲜，它原本也不是一部猎奇猎艳的作品。应该说作品的题材和走向与《平凡的世界》接近，都是以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物为主人公，描写他们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。当然，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同，《中原狐》更贴近当下的生活。另外一点重要的不同在于，《中原狐》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上，放在了灵魂的拯救上。

中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，黄河的不断泛滥在给这里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地，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，使这里成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区域。正因如此，得中原方能得天下，一代代枭雄逐鹿中原，使这里的人民在经历水旱灾害的同时，也不断遭受战火的蹂躏。这种自然和历史大剧的反复上演，使中原人形成了隐忍、顽强的性格，他们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快速适应，从而得以生生不息。这个适应的过程，使他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凝聚出了各种人生的智慧和为人的豪侠，但同时又形成了狡黠、投机的性格特点。八月天把这种性格概括为“狐性”，这也是他把作品命名为“中原狐”的原因。

从叙事的角度看，《中原狐》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方式，叙事主要通过宋书恩的视角展开，使叙事总体显得相对集中，较少旁生枝节。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八月天在叙事上的自觉。对现代小说来讲，能否有效调度叙事，自如完成叙事视角的转换，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是否入门的重要标志。

长篇小说写作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结构。缺乏结构意识对长篇小说写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长篇小说，常常是按时间顺序展开，像平地上泼水，流到哪儿算哪儿。《中原狐》在以宋书恩为主线的同时，加入了白狐、傻改柱、爷爷、父亲等几条若隐若现的辅线，显示出了作者结构作品的匠心。几条辅线的加入，不仅调节了作品的叙事节奏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构成了作品的背景，为作品的展开提供了现实和文化基础。应该说，宋书恩人格的形成，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。从童年到成年，他从内心深处是企图摆脱一些骨子里固有东西的，但最终却不得不妥协。《中原狐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着力表现这样的人格，更要挖掘其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基础，并为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。作品最后，宋书恩在“非典”疫情中惊醒，“在不断的质疑与拷问中，宋书恩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答案：自己之所以随波逐流，趋炎附势，就是因为缺失信仰！”

信仰的缺失是当前许许多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，它本身也成为当前最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。问题的产生当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，但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，必然会对民族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尽管我们不能说《中原狐》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途径，但作品通过宋书恩自省，表达了对找回信仰、回归人性的思考。有认识，有思考，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始。这也是这部作品令人欣喜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

秋下荆门（书法） 刘百泉

雨后双禽来占林（国画） 吴 刚

新书架

《40年改变中国》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

♣姜 涛

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之作。40年众志成城，40年砥砺奋进，40年春风化雨，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这部史诗充满中国力量、中国智慧。

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。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四十余位经济学大家重新检视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，详细回顾和梳理40年的成就、经验和教训，系统阐述了为什么改革开放被称为“伟大觉醒”“活力之源”“重要法宝”和“必由之路”，进而从市场化改革、发展与转型、三农及城市化、行政体制改革、金融改革、对外开放、专项改革等方面，深刻剖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难点，对改革方向、改革方法、改革路径、改革主体、改革动力作了系统研究，为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，探讨下一个时期的改革之路。

母爱深沉

无言的爱

♣张勇志

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60后，她读的书不多，文化水平也不高，但母亲常常教育我：“做人要诚实守信，不贪图小便宜；出门在外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碰；生活中有钱的时候要想着没钱的日子……”也就是这么朴素至简的几句教诲，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

从读大学到入伍，我忘不了每次离开家前母亲的那种不舍，忘不了入伍前车站的别离，母亲站在车厢外面，她往前挪了一步，又往后退了一步，嘴角似乎要张开说些什么，但最后也只是稍稍撇了一下。那一天，我离开老家，一晃就是八年。

我一直成长在农村，小时候最大的期待除了春节，就是过生日，因为那时候母亲会郑重其事地给我买新衣服，会为我准备很多我喜欢吃的糖果和早早预订好的生日蛋糕。随着上学的年级越来越高，离家也越来越远，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，然而在母亲的生日之时我是一次也未能出现在她的身旁。记得去年母亲生日时，我同样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回去，我在电话里和家属商量给她买件毛衫，后来我在网上翻看好久，挑了件自认为比较好看的毛衫寄给她。后来家属告诉我，母亲收到衣服后她有点“不满意”，一边选择性的忽视我给她买的新衣服，一边告诉我们以后不要乱花钱。母亲的口是心非，也许是每个子女心中的那份慰藉。

初中以后，我到了离家三十公里外的县城读书，开始了寄宿制的生活，每半个月回去一趟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母亲总是早早地来到村口等我，接我回家。她一边拉起我的手，一边接过我的书包，背在自己的肩上。母亲更是早已在家做好了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知道了：无论我多大，在她眼里都是孩子，无论我飞得多远多高，在她心中仍是那只需要呵护的鸟儿。

去年军队编制体制调整，我的工作地点调回到了河南老家，有了休息日轮休。第一个周末轮休回去时蓦然发现，记忆中的母亲，如今又矮了一大截，望着母亲的头发已是银丝相缀，沟壑的脸庞，迟缓的脚步，心头略过重重的叹息。每次离家归队前她总是忙前忙后的给我准备路上吃的喝的，行李箱里是装了又装、压了又压，总是想让我再多带一点。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为我操碎了心，为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她从无怨言，所有的苦她都默默承受，给我的永远是最好的。我深深地明白，骨肉至亲无可替代，父母养育之恩如天大、比海深。

自女儿出生后，为人父了，又让我更加明白当初父母所给予的爱却比一切来得更长久，来得更贴心，那份无言的爱，是人间最美的声音。

知味

韭花酱香

♣尹红岩

朋友茶叶店旁边是一家专门打韭花酱的。坐在店里喝茶，茶香倒没了，满世界是打韭花时飘出来的味道。来打韭花酱的人络绎不绝，上至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下至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；有两口子一块儿来的，有亲戚朋友相约而来的。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候一阵子。但不管从哪里来的，大家拿的原料都差不多少。无非是韭菜花、辣椒、生姜、食用盐，有的还别出心裁放一些梨或是苹果，主要是为了让味道更鲜美。经营打韭花酱生意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为人宽厚，待人和气，不停地招呼前来打韭花的顾客。他们打韭花酱已有好多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吸引很多人来打韭花酱，且老顾客居多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很纳闷。过去缺吃少喝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大人们会把自家种的韭花、辣椒、生姜洗净晾干，拿到村头的石臼里反复打、反复捶，往往看到大人们边打边抹眼泪，走近跟前才体验到几种料的辣味儿钻进了人们的眼睛里，让人不得不流泪。经过大半天的打磨，把又细又碎的韭花酱拿回家腌在坛子里慢慢吃，能够吃很长时间。有时候一碗玉米糁，掺一筷头韭花酱，便是美味的下饭菜。也正是这稀松平常的韭花酱，不知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乡愁美味。

韭菜花是秋天里韭白上生出的白色花簇，富含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核黄素、抗坏血酸等有益健康的成分。多在欲开未开时采摘，磨碎后腌制成酱食用。韭花食之能生津开胃，增强食欲，促进消化。

追溯我们国人吃韭菜的历史，应当从春秋时代开始。当时的《诗经·七月》里说：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。”春四月之初用小羊和韭菜祭司寒之神，可见韭菜在中国食用的悠久历史以及在当时的珍贵。而韭花的食用则是在汉代，《齐民要术·种韭》引汉代崔寔《四月令》说：“七月韭菁”。“韭菁”即韭菜花。由此可见，今天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花酱，没准儿还跟当年的“献羔祭韭”有关。

五代时期的杨凝式是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元老，官至太子太保。有一年秋天，杨凝式一觉醒来，觉得有点饿，这才想起中午没有吃饭。恰在此时，宫中给他送来了一盘韭花酱。不知是饿了还是韭花酱做得地道，吃起来特别美。为表达感激之情，杨凝式当即写了一封答谢折子，然后派人送往宫中。

这一书帖只不过是杨凝式午休睡起、腹中饥饿之时，得到友人馈赠以韭花充饥之后，信手写就短短几行答谢美意。其中有一句“当一叶报秋之初，乃韭花逞味之始”，一个“逞”字将韭菜花之味美和杨凝式尽享韭花美味的情状表现得酣畅淋漓。于文内容清新、言简意赅，于体介于行书和楷书，在书法上具有承上启下之功，可谓相得益彰。后世文人骚客争相临摹珍藏，以至于此帖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季明文稿》、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、王徇《伯远帖》并称为“天下五大行书”。因为一盘韭花酱，成就了一篇绝世之作，也让此物在文学艺术的海洋中成为一朵美丽的奇葩，幸甚至哉。

连 载

“看手。”

“绷带不都拆了吗。”杜湘东朝姚斌彬横伏在桌面上的右手扫了一眼。那手表皮发红，略微还有点儿肿胀，看上去大致无碍。

许文革却有点儿抢白的意味了：“可他还疼，给我递工具的时候直冒虚汗。”

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，杜湘东立刻反噎：“照你的说法，我还得给他配俩护士，白天晚上伺候着他？”

许文革便低下头去。毕竟在里面待了些日子，也学会看人眉眼高低了。而这时，一旁的姚斌彬又哭了起来。哭也不敢正经哭，一张脸绷得紧紧的，撑着眼眶忍眼泪。忍了一会儿没忍住，抬手抹了把眼睛，声响破腔而出：“管教，我也不是怕疼。我是怕出去以后干不了活儿了。”

这时面对姚斌彬的哭，杜湘东却没有那么厌恶了，甚至心里一软。仨人都不再说话，办公室里充满了不尴不尬的气氛。过了会儿，杜湘东站起来，把饭菜分别往俩犯人跟前推了推：“有的吃就赶紧吃，想了也白想的事儿就别想。”

姚斌彬和许文革低头扒拉饭。直到这时，杜湘东只是感到这俩犯人有些“各色”，但却没想到他们能干出一件大事。那就是逃跑。

3

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，随时会炸，炸得他寝食难安。但在当初，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。比如给姚斌彬看手，就既符合管教的职责，又符合“人道主义”。他先问过看守所的狱医，狱医表示犯人确无重伤表征，非说手疼，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。但这就与姚斌彬的表现不相称了。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，去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。常人印象里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，其实活人也能看，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，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。过去练擒拿散打时摔着扭着了，警校的同学往往不去外面挂号，先到法医专业的宿舍遛上一圈儿。

那天法医其实也有任务，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，他下乡去验尸了，等再折到看守所，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。来了先感叹，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，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。又说长此以往，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没准儿还会憋出别的毛病。杜湘东只能讪笑，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，招待同学吃好喝好，然后把姚斌彬从监舍提出来。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，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时，他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，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。

人骨子里都有三分贱，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，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。杜湘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，喝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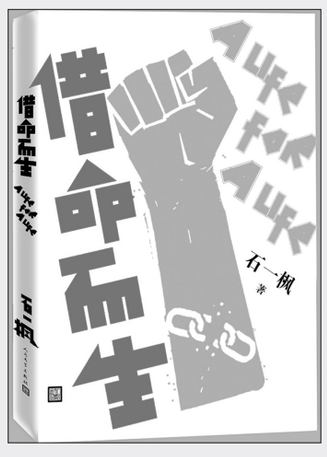
“靠墙坐好，轮流背监规。”

领着姚斌彬来到办公室，便由同学问诊。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，对活人也懒得废话，直接让把手交出来，像玩儿“九连环”一样又捏又扭。姚斌彬明显疼得厉害，但却忍着不叫，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。忙活一阵，法医脸色似乎一变，招手把杜湘东叫到屋外。

杜湘东问：“什么毛病？”

同学却问：“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？”

杜湘东又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

“麻烦了。”同学说着，露出理解的神色：“如果是亲戚，有亲戚的处理办法，如果是熟人托你帮忙，或者他们家属跟你‘意思’过了，那么总也要人家一个交代，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”

“要是没关系，就是普通犯人呢？”

“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。直说吧，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节受到钝物重击，造成了粉碎性骨折。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，但你也有手，我也有手，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，没了这根轴，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长了。所以在评定伤残的时候，食指中指都折了，顶多也就是个八级，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，直接就是五级。出了这种情况，你要是装没看见，其实也能遮过去，反正案子一结，犯人就交给监狱了，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；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，那就相当于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——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？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，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？”

法医分析得头头是道，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。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，虽然见的尽是死人，但却比他更懂人情世故。杜湘东不禁再问一句：“这伤还有得治吗？”

“骨折，粉碎性的，又耽误了这么久。明白了吗？”

法医撇下这么一句，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，就没让他送，急匆匆先告辞了。杜湘东静立片刻，耳中似有什么东西嗡嗡鸣叫，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声音驱逐出去。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，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个人，便又折回办公室，叫姚斌彬起立，跟他回监舍。在路上，姚斌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，表情有点儿呆滞，一双眼睛却格外的亮。难得是个有月亮的夜晚，月光从窗外透进来，照得他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。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废了。直到看到监舍门了，杜湘东才开口：“你没大事儿，也就是软组织挫伤，养养就好了。”

姚斌彬没说话。杜湘东又道：“心别太重，好好改造。”

姚斌彬好像点了点头。而当杜湘东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您是个好人。”

杜湘东本可以说，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，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，警察自然是好人，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。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姚斌彬说：“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？”

“带什么信儿？”

“说我知错了，说我一切都好……说等我出去再伺候她。”

杜湘东看着姚斌彬那张温良的、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：“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，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。”

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：“谢谢政府。”

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，躺在床上只是来回地翻腾，面朝墙感觉堵得慌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。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，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，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，冲动就没付诸行动。好容易挨到上班，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。一进门，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，听了两句才明白，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，汽修厂的人来看过，说没法修，只能报废，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。人家说，别的单位还缺车呢，你们一个看守所，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，没车就凑合吧。说得也不是没道理，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，所长就受不了了，反戗道：“看守所怎么了，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假如犯人跑了，你让我们拿脚去追？”